



阿姆斯特丹印象

◆ 沈永昌

要说与水联系起来的都市，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可算上一个。有“北方威尼斯”之称的阿姆斯特丹，市内地势低于海平面1到5米，全市共有160多条大小水道，由1000余座桥梁相连接。人居水上，水入城中，人水相依，景自天成。漫游城中，河渠交叉，桥梁纵横；站在高处眺望，城中波光如缎，状如蛛网，河面上还有一处处“船屋”。

留心观察阿姆斯特丹街上的交通隔离柱，上面都有三个黑叉标记，代表着“水、火、病”三种。水患之灾对于多水的阿姆斯特丹是很容易理解的，甚至连它名字的“丹”字也与水有关，因为“丹”在荷兰语中是水坝的意思。过去，这座城市的建筑几乎都用木桩打基础，以防沉陷。就是王宫的地基也由13659根木柱打成。12世纪末，荷兰人为了防止潮水侵袭，在流入海湾的阿姆斯特河河口处修建了一道水坝，才使800年前的一个渔村逐步发展成了今天的国际大都市。

游人漫步街头，街市两旁所有的小楼房都在三四层，分别以蓝色、绿色和红色精心装饰，密密的水道又将这些可爱的街巷一块块地分割开来，成群的海鸥在水道和楼房间飞舞，交织出了阿姆斯特丹特有的“水都”风光。

阿姆斯特丹是座水上城市，荷兰出名的“风车之国”也由此而来。因为荷兰一半以上的土地低于海平面，三分之一的面积仅高出海平面1米，为了围海造田，扩大生存空间，荷兰人于1229年就发明了风车，最多时，全国有风车9000座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风车逐渐“退役”，但大部分风车被完整保存下来，以吸引游客。阿姆斯特丹的“风车村”可说是名声在外，但那里其实是一个不大的景点，在湖边有着几座风车在艰难地转动。早期的风车主要用来抽走洼地积水，现在的风车叶片哗哗地转动，只是给人以置身异域的感受。

其实，“风车村”里的木鞋厂倒是吸引了众多的游人。木鞋也是因荷兰多水而特有，聪明的荷兰人把并不起眼的木鞋做得大的如游船，小的如一节花生那么大小；制作的材料也是从木质的到塑料的、陶瓷的，还有各种金属的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木屐花花绿绿，千姿百态，都鬼头鬼脑地盯上了游客的钱包。在风车村里还有乳酪厂。荷兰水草充盈，奶牛业发达，荷兰人把乳酪制造的流程和制造设备介绍给游人，游客还可以免费品尝一些乳酪成品，当然，可口的乳酪就成了游客们争相选购的商品。

在阿姆斯特丹游览，自然，最让人难忘的是坐上那种带玻璃顶的游览船，沿环城运河绕行一圈，才真正感受到这座北方水城的水容水貌，那才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

绿宝石般的诺罗尼亚岛

◆ 忻盛

巴西最大的旅游公司CVC组织乘豪华轮游览纳塔尔市和诺罗尼亚岛，笔者应友人邀欣然参加。游轮是向一家国际游轮公司租赁来的，因此收费一律以美元计价。

我们乘坐的“太平洋号”游轮有九层舱，船上有324名船员，他们来自21个国家。

经过一整夜的航行我们到达了纳塔尔（葡语意为：圣诞），它因建城于（1599年）12月25日而得名。它地处巴西的东北角大西洋沿岸。据导游介绍，该市的前身是葡萄牙殖民者建立的要塞，美国曾在上世纪40年代驻军于此，郊外现有火箭发射场。该市的军事战略地位可见一斑。纳塔尔一日游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位于郊外的著名的“黑点”海滨浴场和离它不远的腰果种植园。我们站在一棵扎根于沙下30米深的大腰果树下，饶有兴趣地听着当地导游的介绍：巴西腰果产量的70%产自这儿。腰果树每年10月至11月开花，1月收获果实。一棵树可结七八万个果。

第三天的早晨，游轮在大西洋上小岛诺罗尼亚附近停航下锚。该岛位于南纬4度西经33度左右，

离巴西本土300多公里。除驻有巴西海军外，在大约10平方公里的岛上生活着3000居民。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岛的原生态，岛上无工厂和农牧业，生活必需品和物资全从本土运来。上午我们乘游船沿着岛的一侧行驶，观赏海岛的风光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从小岛拔地而起的尖峰山，它海拔320米高，从一个角度看它像猴子，从另一角度看它像竖起的大拇指。从游轮上看去，小岛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的热带风光，与海水相接的多数为沙滩，有的平直而显得开阔，有的两边有凸出的岩石而形成海湾。船到SANCHO湾就不开了，这里的海滨浴场号称世界之最。故安排大家下海游泳一小时。这里远离大陆，小岛特别注重环保，海水清澈，风平浪静，宽广的沙滩仅有屈指可数的游人。

返回“太平洋号”用午餐，并稍事休息后，下午2时半我们乘小船摆渡到岛上。游岛的方式是乘坐一种有点类似敞篷吉普车的小汽车，轮胎结实，车身低矮。每车乘三名游客，由司机把游客送到一个个景点。第一个景点是岛的行政署，设立已有200多年，楼前有当年葡萄牙殖民者为防止荷兰人入侵架起

的土炮。不远处是1732年建成的天主教堂。第二个景点是东南湾，这儿的沙滩是海龟产蛋和孵化的地方，由于重视保护和开展科研，这一带海域的海龟数量逐年上升。岛上除主干道是沥青路外大多是崎岖不平的泥土路，旅游者坐在车上感到很颠簸，这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尽量减少封土。路边和景点都设有分类垃圾箱，通往沙滩的路口都设有醒目的安全和环保方面的告示牌。下午最后的游览项目是在海边观日落。在一天半的时间里，笔者从海上从陆上见识了诺罗尼亚岛，亲身体验到它的自然美。若从空中鸟瞰，它像是一颗绿宝石镶嵌在浩淼无垠的大西洋上。

游客们带着对诺罗尼亚岛的美好体验和印象起航驶回累西腓。游轮上最后一顿晚餐颇为动人。当客人们正在享受美味佳肴时，四五十名服务员全体消失片刻，待灯光变暗后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，随着音乐的节奏步入餐厅，绕厅两周。游客们以长时间的掌声答谢他们的祝福和一流的服务。从交行李办登船手续开始直到下船后领回行李的整个旅行全过程中，游客们时时处处都感受到方便舒心、殷勤周到和有条不紊的服务。

流直泻的瀑布，形成山谷中的湖泊或小河；有的水流湍急，漩涡连连。一路上，只见蓝天通透，雪山宁静，森林层叠，流水清清，美丽的色彩变幻交响，春夏秋冬四季风景叠加交织，美不胜收。

这就是挪威峡湾特有的美景，据说这里100万年前有100多米的冰川覆盖。由于大量冰川的缓慢运动，大海、海水涌入深谷，逐步形成如今的峡湾、冰川依然，冰川湖凸现。

亲身体验挪威的六月雪是愉快的，那种新奇，那种新鲜，令人久久难忘。晚上十点还没有睡意，看看窗外依然如白天一样，我感到，我不仅遇到六月白雪，还恰逢北欧的白夜。赶紧拉上窗帘，抓紧时间睡觉，做个甜美的梦，愿梦中我能变成“白雪公主”。



挪威六月雪

◆ 孙霞琴

人间真有六月雪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。今年六月在挪威真的遇见了，很自然、很精彩，这是大自然造化创造的神话，让我走进神话世界。真的欣喜不已。

6月8日一大早，我们一行6人从奥斯陆到金沙维克，驱车240公里，一路上无数的森林，是天然的氧吧，空气很新鲜，无边的海洋，好蓝好蓝，突然远方的山顶一阵雪亮，定睛一看，是雪山，我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，它给绿山林戴了一顶白帽子。一路过去，山崖峭壁、白雪盖顶不断闪现。走到盖罗滑雪小镇，只见漫山的“棉花”，在阳光下闪亮，干脆

让司机把车停下来，走进“银白世界”，真是不可想象，六月的夏日竟然有这么多、这么厚的雪，有的地方雪足有四五十厘米厚，随手捧了一把，哇，是雪，好凉爽。真是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白”，夏装冬裹，分外奇妙。穿着夏装拍雪景，别有情趣在心头：此景只能北欧见，世界哪有几回闻？我穿着红格子的衬衫，拍下六月雪的雪景照：万白丛中一点红，更是诗意无限。

毕竟是六月雪，没有腊月雪那么凝固不化，而是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有的山顶白雪，在融化中变成水，但由于在特定的悬崖峭壁；有的就迅速集聚、快速冲下，变成飞

出国前，同为烟民，同事老马和我各带了两条国产烟。一是怕超额了，入境报关时会会上税；二是那次推销为期十天，按我们平常抽烟的消耗量，应该绰绰有余。

在英国海关申报入境时，所携带的香烟数量正好符合规定。那位女官员检查我们随带的旅行袋时，对香烟又是摁，又是捏，最后用金属探测器反复照，确信无疑后，和颜悦色地问：“自用？”我们赶紧答是。女官员放行前解释道，由于反恐的需要，不得不对这些可能“藏匿”异物的东西加强检查。

去往客户的公司，虽然谈判间里没有挂“NO SMOKING”的标识，但问起对方，从总经理到职员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吸烟。谈判桌上，每个人面前只摆了一瓶矿泉水，并没有准备烟灰缸。几个小时的商谈，我和老马强忍住烟瘾，感到既别扭，又难挨。

按说，商务活动中没抽烟的环境，回到住处应该无拘无束了吧！没想到，我们在商务处客房里尽情地吞云吐雾，引发了一场虚惊。

那天，推销返回住地，憋坏了的老马和我掏出烟，贪婪地吸了起来。接连抽了三根后，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开门后，商务处负责保卫的老蔡和参赞冲了进来，快速地在房间和卫生间巡查后，见桌上烟灰缸里还在袅袅冒烟的烟蒂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参赞神色严峻地说，每个房间里都装了烟雾报警器，当烟雾达到一定浓度时，就会在值班室里鸣示火警。所以，抽烟要节制。参赞还提醒道，以后若住在外面的宾馆里，在房间里抽烟过量，根据烟雾器报警的线索，大堂除善意提醒外，退房时，瘾君子房客还要向宾馆交纳一定的异味清除费。

后来，在出租车里、地铁、公园或餐厅，所到之处，“禁止吸烟”的标识几乎无处不在。我们虽然身上带着香烟，但不敢造次，既怕罚款，又怕人们投来异样的眼光。

推销结束后，经历了意志的考验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带去的香烟只偷偷摸摸地抽掉了两包半，大部分未动。临走的前天，原定带几条香烟给同事和朋友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和老马都改变了主意，从英国买了丝巾、香水、钥匙链等带回来作为礼品。



本版巴西风光摄影：忻盛



国外抽烟挺犯难

◆ 刘卫